

小家伙

[英] 凯文·路易斯◎著 张富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小家伙

一个真实的故事

[英] 凯文·路易斯◎著 张富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家伙：一个真实的故事 / (英) 路易斯著；张富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2
(独角兽文库)

ISBN 978-7-5675-4394-2/I. 1469

I. ①小… II. ①路… ②张… III. ①自传体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4030号

THE KID: A TRUE STORY by KEVIN LEWIS

Copyright © 2003 BY KEVIN LEW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UCKMA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205 号

小 家 伙：一个真实的故事

著 者 (英) 凯文·路易斯

译 者 张富华

特约编辑 李立东 史芳梅

项目编辑 陈 斌

责任编辑 许 静

译 校 陶 稀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 市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开

印 张 7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394-2/I. 1469

定 价 35.00元(精装)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卷首语

这本书最初是为我的妻子洁姬写的。多年来，我对自己的过去一直绝口不提，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羞耻，我拼尽全力想把它们从记忆中抹去，但最终，我决定把我的生活讲给我最爱的这个人听。我想让她理解我是谁，理解过去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书写完后，我决定将它出版，因为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理解一个没有希望、经受多年肉体和精神折磨、长期承受饥饿之苦的小孩的感受。我希望我能让大家更多地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会深陷歧途，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办法帮助他们，让他们不再感觉那么害怕、被遗弃、孤苦伶仃。

当我第一次抱着我儿子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采取措施来驱除锁在我心中的恐惧了。我必须清除它们，让我儿子的人生正确起步。我的故事再也不能够悄悄烂在肚子里了。

低头凝视他沉睡的小脸蛋，就像看着刚刚来到世界时的自己。他看上去那么脆弱，那么无助，我不顾一切地想要给他完美的一切，给他父母所能给的最好的开始，确保我的过去永远不会伤害他或者让他不开心。当我抱着他的时候，我为了生存而深藏压抑

在潜意识中的所有记忆，都开始闷烧、燃起，模糊了我的双眼，让我的胸口发紧。

儿子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我之前也经历了类似的恐惧。我女儿 1995 年出生时，我是那么害怕自己会是一个糟糕的父亲，怕自己会伤害她。那时候我已经发现了一些曾支配了我的童年和成长过程的秘密，我无从知晓我父母的疯狂——那导致了我多年悲惨生活的疯狂——会不会也在我的心中滴答作响，像一颗等待爆炸的定时炸弹。我的新生活看上去那么完美，但这一切都很可能再次变成噩梦，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好父亲。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背对着我的妻子洁姬，偷偷哭泣，为过去发生的一切，也因为我如此害怕之前的模式会重演。我还是不敢把整个故事暴露给洁姬或者外界。三年后我的儿子出生时，我已经足够勇敢，可以直面心中的恶魔，并把它们分享给我最爱的女人和整个世界。

我并不擅长谈论自己或表达自己的情感。我想这一点很明显，因为我甚至没能向自己的妻子讲述我的过去，而她总是那么善解人意，从来也不过问。然而，现在我相信，我欠她一个坦白，我要告诉她我是谁，向她描述我早年生活过的一些地方。我一直无法当面讲给她听，因为太丢人，所以我决定诉诸笔墨。

我想，这之所以值得写成一本书，是因为我被迫过了三十年的生活那么不同寻常甚至骇人听闻，还因为它表明，尽管童年生活一团混乱、青年生活堕入谷底、以致你再也不相信生活值得活下去，但你依然可以爬上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想读者一定会震惊：现代的英国居然还会允许一个小孩流落于社会网络之外，任人宰割，使他只能相信除了走向犯罪之外

别无选择。我希望读者会欣慰：爱拯救了我，坚持也有了回报。对于我早年做过的每一件事，我并不感到自豪；我只想说明像我这样的孩子是如何为了生存而别无选择。我想要的只是别人给我一个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然而外界总是无情，不能宽容它无法理解的差异。孩子们确实经常做错事，但如果大家愿意花点时间，不怕麻烦，去问正确的问题，就会发现他们做错事都是有原因的。或许，你们读了我的故事之后，会更了解应该问什么问题、给什么帮助。我希望你们读完之后，会跟我一样坚信小孩子永远、永远都不该被应当保护他们的人殴打或虐待。

小家伙：一个真实的故事

The Kid - A True Story

卷 首 语	1
第 一 章 粉色的铁皮房子	1
第 二 章 小瘪三	15
第 三 章 床底下的小熊	24
第 四 章 生日派对	29
第 五 章 一次机会	34
第 六 章 一个教训	39
第 七 章 回家	43
第 八 章 走下坡路	50
第 九 章 苦苦求生存	54
第 十 章 失控	58
第 十 一 章 出去找活儿干	69
第 十 二 章 好事多磨	84
第 十 三 章 新的地平线	92
第 十 四 章 玛格丽特和艾伦	100

第十五章	进入商海	111
第十六章	逾越法网	124
第十七章	丧亲与失望	134
第十八章	在裸拳赛中沉沦	140
第十九章	每况愈下	145
第二十章	想办法赚快钱	150
第二十一章	枪与紧急停车带	157
第二十二章	酒吧生意	164
第二十三章	在边缘生存	170
第二十四章	走投无路	172
第二十五章	醒来	175
第二十六章	重新开始	177
第二十七章	自毁的按钮	183
第二十八章	完美结局	188
第二十九章	从他人眼中回看过去	199
第三十章	反思	204

第一章 粉色的铁皮房子

我生于 1970 年 9 月 8 日，所以这并不是发生在“过去的苦日子”里的故事，这一切都发生在英国社会为其文明开化而骄傲的时期。我们是福利国家，有儿童保护法，有好心人组成的队伍，他们致力于为出生在社会最底层的儿童缔造一个公平的世界。然而，他们依旧不能拯救我免于自己家中等候我的命运。

我的出生证明上写着我们住在吉普赛山，位于南伦敦的水晶宫附近，但我只记得我们住在“马掌”——萨里郡克罗伊登区新阿丁顿地区英王亨利路附近的一排曲线状排列的房子，所以我们家肯定是在我太小还不记事时就搬到了那里。其实我们住在哪里都无所谓，因为只要是我们家住过的房子，很快都会变成同一个样子。

南伦敦郊区那一带，是一片偏僻蛮荒之地。那里有一排排二十世纪建造的社会保障性住房，那些住不起城里的人都住在这里；夹杂着整条整条街的沉闷的经济适用房，那些渴望较为体面的郊区生活的人也住在这里。社区没有什么值得引以为豪的文化底蕴，也并不给人以归属感。在新阿丁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悦目或者赏心。那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人不得已而居住的地方，一直住到他们的经济实力允许他们搬去更好的住处。很多家庭，比如

我们家，却永远都不会搬走，就困在贫穷、债务和绝望的漩涡里。英王亨利路是一条繁忙而沉闷的长长的路，路边是一排排的铁皮房子，中间是“马掌”，尽头是塔楼，还有两边分出的岔路，不知通向何处。“马掌”，正如其名，是一条曲线形的辅路，房子位于主路后面，绕着一大片草地。如果放在今天由一家私营公司建造“马掌”，它会被称为“新月”，会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而我们当年在草地上看到的，却只有一个公共电话亭和对面的房子。周围所有的房子都是波纹状的铁皮做的，而且归政府所有。我不知道设计这些房子的建筑师是否打算让它们存在几十年之久，但它们直到今天还在那里，虽然有些房子得到了改善，房顶有了新瓦片，外墙也加了木制包层。在七十年代早期，那些房子还都只是用来居住的铁皮盒子，把一户户人家装进这些便宜的地方，让他们不致流落街头。

这一排排的房子都被刷成了柔和的颜色，每一间的颜色又各不相同，可能是希望给那些不得不住在里面的人提提精神，也给这个地区增添点特色。我们的房子外面是粉色的，掩盖着薄墙里面存在的污秽和悲惨。房子后面是一个花园，花园后面是沃尔西小学的停车场和操场。

有些邻居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房子看起来很美好：仔细照料的前花园、养花的木盆和吊篮、装饰性的篱笆、漂亮的窗帘。这些为自己的房子增加色彩和生气的努力，只能让大家注意到周围是多么缺乏色彩和生气。

那样的事情完全超出我的亲生父母格洛丽亚和丹尼斯的能力和想象。仅仅活下来这件事就已经让他们力不从心了。格洛丽亚从来都懒得换下她那件睡袍，除非她要出门兑换支票；而且她从

来也不知道打扫一下自家的房子，更别说装饰或者做什么改善。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让自己叫他们母亲和父亲。在极少数情况下，当我和某个兄弟姐妹聊天的时候，我总是把她叫作“你妈”。有些伤实在太深，无法愈合。

格洛丽亚是个大块头的女人，身高六英尺多，瘦，有着一个时常爆发暴脾气的人所具有的全部体力。丹尼斯身体强壮，不爱说话，而格洛丽亚是个大嗓门——而且很暴力。她从来不会用正常的声音说话，她只会喊。她从来不平静，总是很愤怒。没有人喜欢她，这让她怒上加怒。邻居们都讨厌她，因为她前一分钟还在冲他们大喊大叫，后一分钟就向他们摇尾乞怜。他们讨厌她说话一口一个脏字。英语所能提供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最恶毒的咒骂语，被一股永久的怨气点燃，时不时从她嘴里喷出来，不堪入耳。当她试图对外人友好、想跟他们交朋友的时候——当然这样的時候极少，也还是气势太盛，他们都对她的猛烈个性避之不及。

丹尼斯很健壮，比她矮不少。他是英国铁路公司的一名工程师，修铁轨的，就是你有时候透过火车窗户看到的那一帮帮人中的一员，五冬六夏，风雨无阻，穿着发光夹克，在户外工作。他头发又黑又亮，天生沉默寡言。这种天天沿着铁轨走、从不需要跟外人打交道的生活，想必非常适合他。他生活中的激情只有“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音乐。他是个极度内向的人，争分夺秒地工作，有时候下雨下雪还要出去，有时候还会通宵。然而，不管他工作多少个小时，似乎永远也挣不到足够的钱让我们过上哪怕稍微体面一丁点的生活。这一切给他的压力似乎太大了。他一下班回到家，就把自己关进厨房，打开录音机，一遍遍播放猫王的歌，而他则站在水槽旁默默地喝酒。想必音乐让他摆脱了现

实——我也是后来才领会到的，但显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愉悦。音乐从来没让他微笑或者跟唱，除非他喝多了，才会跟着唱那些最深情的曲子。我估计他听摇滚连脚拍都没有跟着打过。音乐对他受伤的心灵来说，更像是一块包扎伤口的医用橡皮膏，而不是什么锦上添花的香膏。我想，喝酒给他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解脱，每天至少有几个小时可以麻痹失败和沮丧的痛苦。

据我所知，格洛丽亚从来没有工作过，最起码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她总是完完全全依赖这个福利国家的救济，可是谁又能怪她呢？她有那么多孩子需要照看。每逢周一，她就到脏兮兮的购物区那边的邮局外面排队，和许许多多其他人一起，等着领政府失业救济支票^①，而她领到之后立马就要花光。那家邮局似乎比周围其他店铺生意都好。由于他们家也卖彩票，所以人们就可以用自己微薄的救济金去买几线希望，甚至双脚都不用踏出邮局。格洛丽亚完全没有一点做预算的本领。不管丹尼斯周几给了她钱，到周五的时候家里还是会没有任何食物。她从来不做任何规划，也没有什么梦想。她对提高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对我们也没有任何期待。她靠着一次接一次的救济金生活，从不考虑未来，也从不考虑让我们安然过渡到下一个周一和下一张支票。

如果支票没有按时到来，我们的压力就会大大增加。她会到窗前等邮递员来。极少有邮件会送到我们家，而如果她等得不耐烦了，就派我出去——虽然我才五岁，去附近的每条街找邮递员，看看他是不是在来“马掌”的路上了，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邮件先给我，让我拿着跑回家，这样她就可以早几分钟拿到，就可以

① 英国政府发给失业人员的一种支票，可以在银行或邮局兑现。——译注

兑现，并在商店开门的一瞬间就花掉。如果邮递员那里没有我们的邮件而我只好空手而归的话，我就知道我要有大麻烦了，然后我们只好等下一次送信的时候重复这整个过程。

我们这些孩子们总是饿，没法像她和丹尼斯那样用酒和烟抚慰自己的食欲。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父亲喜欢喝酒抽烟；尽管母亲不喝酒只喝茶，但她下嘴唇上永远耷拉着一根点燃的烟。

我们家里总是乌烟瘴气。任何一个人只要从开着的门或者透过未拉窗帘的窗户瞥一眼，就会马上知道我们这家人的日子撑不下去。实际上，他们不用看见屋里，只要看看我家前门外的一堆堆垃圾就知道了。我们的衣服总是满屋子乱丢，撒落在任何空闲的表面和很多已经乱糟糟的地方。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大堆大堆柔软的衣服就把我们包围起来，或者被我们撞落到地上；落到地上之后也不捡起来，走路就绕过去，或者随意踢到角落里。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是整理好放在橱柜里或者抽屉里的，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被在乎或珍惜。前厅总是看起来像杂货甩卖的最后一小时，就等着把卖不出去的东西最后运走倒掉了。厨房里总有待洗的餐具，煎锅总是还沾着上一顿饭的油脂就直接用。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是洗干净的。所有看得见的地方，到处都是污秽和混乱。格洛丽亚像暴君一样统治着这个家，当然她本身就是个暴君。有些规则完全不合情理，但是作为一个小孩子，你只能接受，她说什么就是什么。直到后来你回头看看，才发现这一切都荒谬得可怕。比如，我们的卧室里不允许有灯。或许是为了省钱，又或许是他们懒得装上灯泡，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想对我们行使他们的大权，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主人而我们只是错误。我们在婴儿时期或许很讨人喜欢，但到了狗也嫌的年纪，

需要的管教就太多了。

浴室在一楼，外面有个厕所，但是他们不允许我们夜里下楼，怕我们偷吃冰箱里可能会残存的食物，所以如果我们要上厕所，只能用一个放在楼梯最顶端的桶。因为楼上太暗，我们并不是总能对准尿桶，所以尿会渗到裸露的地板里，形成一团团黏得发亮的污渍。有时候，弟弟妹妹们甚至懒得装模作样地用尿桶，他们直接想在哪里尿就在哪里尿。整个屋子充满尿臭味儿。

每面墙上都没有任何纸，或者就算有，也是烂成一条条地垂着。如果什么东西弄破了或者弄脏了，就一直破着或者脏着。卧室只是我们躲避格洛丽亚坏脾气的昏暗空荡的小屋。墙上满是涂鸦，有时还涂抹着人类排泄物，都是小孩子们意外尿了或者拉了，也没人操心清理。楼上和楼下的地板从来都脏得发黏。而残存着地毯的少数地方，地毯都脏得乌黑，而且因为多年的磨损和忽视，都成了破布。感觉我们就像住在荒废的房子里，就是那种等着拆迁队来拆毁或者无家可归的少年搬进去栖身的那种荒废的房子。可那不是荒废的房子，那是我们的家。

电和燃气一直都是个问题。因为格洛丽亚和丹尼斯从来不支付账单，我们被迫安装了电表和燃气表^①，而即便如此，他们也总是撬开前盖门并用楔子卡住，抢走那些 50 便士的硬币。我们有时候连续好多天都用不上电，因为他们弄坏了设备或花光了钱，而只能等到下个周一，永远不变的等待邮递员到来的仪式。因为我们一直没钱，所以总是欠别人钱。每当收燃气费、收电费、收

^①英国在 70、80 年代有一种投币式的电表和燃气表，用户须投入硬币方可使用。——编注

房租的人来敲门的时候，格洛丽亚就让我们藏起来，躲到沙发后面或者随便扯一堆衣服把自己盖起来，希望他们从窗口往里注目的时候，只能看到一派被遗弃的混乱场面。如果这一招失败，他们想办法进来了，就会出现一场喊叫大战，伴随着你一句我一句的控诉，格洛丽亚更是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地控诉生活的不公。

饥饿之痛时时侵蚀着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有时候我和我哥哥韦恩会鼓起勇气从冰箱里偷东西，当然是趁父母在家里其他地方忙着的时候。我们训练自己在死寂的深夜里蹑手蹑脚地下楼，知道哪块地板不能踩，防止弄出动静被听到。从来也没有什么可选的食物，只要发现任何吃的，我们就填进嘴巴，尽可能迅速地吞下去，以免被抓住之后被迫从嘴里吐出来。如果只有生香肠或生土豆，我们也照样狼吞虎咽。丹尼斯喜欢吃小牛肉火腿派，如果他留了一个在冰箱里过夜，我们会设法拿到，宁愿勇敢地面对后果，只为减轻饥饿之苦。

我像很多小男孩一样，几乎每夜都尿床，这时我就喊我的母亲，我很怕告诉她，但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我很快就学会了不要告诉格洛丽亚，因为她会用巴掌打我的湿皮肤，这样打得更疼，而且她还会把我推到楼下，强迫我睡在浴盆里，只丢给我一块脏毛巾当毯子，以此给我一个教训。

“你这个操蛋的脏逼！”她在下半夜对着我仍在沉睡的耳朵大声喊叫，因为我把她从疲惫的睡眠中吵醒而怒不可遏，推我，掐我，扇我，够得着我哪里就打我哪里，我根本躲不开。

我会尽快按照她说的去做，躺在冷冰冰硬梆梆的浴盆里，直到她回到楼上，然后我蹑手蹑脚地爬出浴盆，爬到浴室的地板上，设法再找一块毛巾铺上，因为地板上比冰冷的金属浴盆里暖和。

我硬撑着不敢睡得太沉，万一睡沉了没有听到她早晨下楼走进来的声音就惨了，所以我下半夜就是一阵一阵地打瞌睡。我一旦听到她在楼上有动静，就赶紧爬回浴盆，假装熟睡。很快我就学乖了，尿床之后如果能控制自己不喊她，就不要弄醒她。我发现，如果在尿湿了的地方躺久了，身体的温度会把它弄干。她永远也不会发现尿渍，因为她从来不换铺盖。脏东西和尿液混合的味道笼罩在我们身上，也弥漫在我们周围，第二天，这气味就在我们的衣服里、头发里、皮肤里跟我们一起上学。

我的夜晚经常跟白天一样令人恐惧，噩梦缠身。有时我在黑暗的屋里醒来，想都没想就张口喊我的母亲，但是一听到她沉重的脚步走向我的房间，我立马就后悔了，于是我蜷缩成一团，把被子拉上来蒙住头，以此对抗逃不过的雨点一样的拳头。我很早很早就学会了扼制自己天生的孩子本能——恐惧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就找母亲。我不得不学会把害怕和痛苦都藏在心里，自己应付这些情绪，因为如果我因自己的问题而以任何方式惹恼了她，只会让一切更糟糕。

“你他妈的又嚷嚷什么，你妈逼！”当我想抱着她告诉她我为什么被吓到的时候，她用自己最高的声音喊道，“看我不把你的屎打出来，你给我睡浴盆去。”

噩梦会招来和尿床一模一样的惩罚。她会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楼下，拖进浴室。当她抓着我头发的时候，我学会了拽住她的手不放，这样可以减轻拉扯的力道，缓解疼痛。在任何情况下，为了提高生存的几率，总有一些技巧可以利用，通常都是本能反应。我越哭喊着求情，她就越狂暴。我推断，如果我一声不吭地接受惩罚，就会结束得快一点，但有时候我的沉默只是为她

的盛怒添了一把火。我畏惧地站在那里，嘴唇颤抖，无声的眼泪从脸上滑下来。她把这视为某种无言的傲慢，因而继续攻击我，直到我疼得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我想她需要听到痛苦的喊叫来证明她的控制力。

她的愤怒总是瞬间爆发成暴力：有时候手脚并用痛打我们，有时候又会抓起一根棍子或者腰带或者随手抓起的其他东西，如此打起来更见效。她用手打我的时候，用力那么大，会在我的皮肤上留下凸起的巴掌和大手指印，一连好几个小时都留在身上。有几次最暴怒的时候，她疯了一样地咬我们、抓我们，让人联想到一条野狗。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蜷缩成一团，保护好脸和主要器官。我那时候太小了，根本没法保护自己，只能求情，“对不起，妈咪！对不起，妈咪！不要啊，妈妈！不要啊，妈妈！”就一直这样。

一天夜里——我那时候估计还不到六岁，我从沉睡中醒来，有一种不熟悉的感觉。有人抱着我，但又不是平常那种抱法。我没有被控制，也没有被痛苦地拖往我不想去某个方向。似乎没有任何愤怒或者咆哮。我当时还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一头雾水，我知道自己觉得很舒服，有种被呵护的感觉，但又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满屋子都是异常的状况。抱着我的胳膊是陌生的，是一个男人的胳膊，尽管他小心翼翼地不想让我惊慌，但还是急急忙忙的。气氛紧张，我们下楼时，我能听到屋外的噪音和发动机运转的声音。当我们进入被照亮的街道时，我才发现抱着我的这个男人戴着头盔，穿着制服，然后我意识到他是一名消防员。我没有感到害怕，因为他把我带到街上时显得那么平静。看上去我没有任何危险。